

31小时生死挺进震中汶川

武警某师参谋长 王毅



地震发生后，震中汶川的电力、交通、通信完全中断，10多万群众生死不明。党中央万分焦急，全国人民万分焦急，世界的目光也聚焦到这个大山里的小城。胡主席、温总理指示，要采取一切办法、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。

5月12日16时，武警总部命令我部，紧急救援汶川。半小时后，我带领600名官兵，从距汶川255公里的马尔康驻训点出发，向汶川开进。

车队疾驰70多公里后，来到一个叫杂谷脑的隧道。隧道近1500米长，地震过后，到处是裂缝和震落的碎石，当时余震不断，随时可能塌方。为减轻车辆颠簸产生的振动，我指挥车队拉开距离，减速慢行。掉落的石块砸在车顶上，发出的声响让人感到一种恐惧。我的心一直在揪着，紧紧地盯着手表，5分钟！10分钟！15分钟！当最后一辆车驶出隧道时，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车队继续前行，当通过夹壁乡二道桥时，又一次遇到余震，汽车一下子剧烈颠簸起来，石块雨点般地落下，一拳拳头大的石头，把指挥车的挡风玻璃砸了个粉碎，玻璃碴子溅了我一身。我一看不好，要塌方！抓起对讲机，大声命令：加速前进！车速飞快，转弯的时候，外侧的车轮有的悬空起来，随时可能车翻人亡。车队过去不到一分钟，身后传来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，回头望去，半个山体都垮塌下来，瞬间掩埋了道路。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部队开进到距汶川县城还有92公里的古尔沟，严重的山体滑坡堵住了前进的道路，被砸烂的汽车横七竖八地翻在路边，像捏瘪了的易拉罐，遇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。当时已是深夜，是连夜前进，还是天亮再走，艰难的抉择摆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意识到，前面将是一条险象环生的生死之路，会有无数的塌方、断桥和泥石流，但我更想到，这又是一条十万火急的救命之路，它连着无数废墟下的焦急、渴望和呼唤！连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揪着的心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：以最快的速度、用最短的时间赶到汶川！

向上级报告情况后，我决定组成200人的突击队，徒步强行向汶川进发。官兵们争着要上，10名女兵一听没有她们，就跟我急了：参谋长，我们也是战士，受伤的群众更需要医护人员。突击队迅速完成编组，我对他们说：“关键时刻、危难关头，要豁得出来、冲得上去。就是爬，也要爬到汶川；就是倒下，头也要朝着汶川的方向！”

夜越来越黑，又下着大雨。我们两三个人一把手电筒，摸索着探路行进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陡峭的斜坡上，一侧是悬崖峭壁，一侧是湍急的江水，稍不当心就会滑入江中。

险情随时都在发生，突击队员王本何一不小心，被乱石绊倒，差点坠落悬崖，幸亏抓住一丛灌木，才捡了一条命。最让人担心的是不断掉落的飞石，夜间无法观察，我就往后传话，命令部队5人一组，拉大距离，尽量不出声，仔细听声响，判断有没有石块滚落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，我们终于走出了古尔沟。

天亮不久，我们来到高家庄路段。这是一个更险恶的路段，右侧的山崖上悬着很多巨石，摇摇欲坠，松土夹杂着石块，时不时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。我们决定分批冲刺，强行通过。大家相互鼓励着：“一定要活着过去”。我冲在最前面，突然听到身后的通信科长大喊了一声：“参谋长！快跑！”就在我向前猛跨一步的瞬间，一块脸盆大的石头砸了下来，又一次死里逃生。

冲过这个险段后，我让部队慢下来喘口气。这时，我想应该给老婆孩子留句话，就在手机里给女儿写了一条短信：“女儿，爸爸正在去汶川的路上，走的时候没来得及告诉你们，如果爸爸回不来了，你一定要坚强，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。”

临近傍晚，走到一个羌寨，部队短暂休息。大家又累又饿，很多同志刚坐下就睡着了。得知我们要到汶川去救灾，村民们把刚煮好的一锅粥端给我们，我们不喝，就拦着不让走，他们说：来了天灾，你们在往外逃，你们当兵的却不要命地往里走，就以粥代酒，给你们壮行吧！这碗粥，我们是含着泪喝下去的。一位羌族老大妈，说什么也要看着女战士把两个粽子吃下去，自己却转过身去，偷偷地舔粘在手上的米粒。一名胳膊上缠着黑纱的中年妇女，非要给我们带路，她说：“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，我给你们带路，你们就能走快一些，多救出几个人，多保住几个家。”

望着善良淳朴的群众，沉甸甸的责任涌上心头：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是人民养育了我们，人民有难，就是赴汤蹈火、粉身碎骨，我们也要勇往直前！

晚上9点左右，我们行进到距汶川不足5公里的桑坪电站，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，道路被泥石流和塌方彻底阻断，已经再没有路可走了。我们急忙找群众打听，一位村民告诉我们：到汶川县城，有一条古栈道，但多年没人走了，弄不好要丢命的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只要是路，我们就敢走！”这条路，悬在半空中，下面是汹涌的岷江，最窄的地方不到一尺，地震使栈道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泥土，雨水一浇，又湿又滑，插在石壁中的木桩早已腐烂，只能紧贴石壁一步一步往前挪动。我一直走在最前面，就在快到头的时候，脚踩的一根木桩“咔嚓”一声断了，上面铺的石板一下掉进江中，我死死抓住一条树根，使尽全身力气，才够到下一根木桩。不到两公里的栈道，我们竟走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闯过了最后一道险关。

经过31个小时的生死挺进，5月13日23时15分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汶川县城。我立即与县领导取得联系，组织部队展开救援，开辟空投空降场，警戒重要民生目标。随即，我用海事卫星电话，向指挥部详细报告了情况。与外界隔绝33个小时汶川的灾情，随着电波传到了北京，传到了中南海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踏入汶川县城的那一刻，黑暗和寂静中，到处都是露宿街头的群众。由于极度的恐惧、悲伤和疲惫，他们已经发不出欢呼声了，但还是站着、坐着，用力地鼓掌。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难忘的掌声。这一刻，我更加深切地理解了什么是军人、什么是军人的责任！

5月12日，汶川大地震的消息震惊广东。5月13日晚上，我们第一批广东医疗队飞赴成都抗震救灾。

按照卫生部的命令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，赶去汶川映秀镇！

过了都江堰以后，交通受阻，通讯中断，必须急行军。我们只带了两天的干粮，尽量多带药品，最重的大药箱有50多斤。一路上险象环生，左边是峭壁，右边是岷江，最难走的地段，我们只能把药箱顶在头上，贴着峭壁慢慢摸索。一个队友脚下一滑，差点掉下江去，可他的手还死死抓住药箱。

3个多小时里，我们手脚并用，艰难地往前挪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快到映秀，救人！



白衣战士托起生命的希望

广东省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 刁冬梅

救人！到了映秀镇，眼前的惨象使我们震撼：漩口中学前的坝子上躺满了伤员，有的头部流血，有的多处骨折，有的甚至奄奄一息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……

生命在呼唤，我们立即展开紧急救治，包扎、输液、上石膏、做手术，经过大家连续奋战，赢得了救治的黄金时间。

一天，我们接到紧急通知，匆匆赶去映电公司办公楼的废墟，抢救幸存者虞锦华，她被困在坍塌的楼梯和横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，已经150个小时。骨科专家杨欣建戴着头灯费劲地钻进去，立刻惊呆了：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双眼睛，六天六夜过去了，虞锦华惊恐、绝望的眼神，突然充满了求生的期盼。她的双腿被巨大的横梁死死压住，膝盖以下肌肉全部坏死。要把她救出来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截肢。杨医生检查完伤势，迅速爬到洞外，和队友们商

定了动作要快、失血要少、力求保全生命的手术方案，接着第二次爬到小虞身边。

“医生，能不能不锯腿？我还想走路！”虞锦华哀求说。

杨医生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转移了话题：“小虞，你哪一年出生的？”“64年”，“我比你大一岁”。这时一阵灰沙尘土掉下来，外面的队友大喊：“余震了，杨医生，快出来！”情况十分危急，但杨欣建没有动，他用力握着小虞的手：“妹子，你是好样的，大哥要向你学习。听大哥一句话，咱坚持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活着，只有活着才能走路啊。”“很疼吗？”虞锦华问。“有些疼，别怕，大哥给你打麻药！你的亲人都在外面等着你呢！”虞锦华闭上眼睛，点了点头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。

杨医生半跪着，稳稳地拿起手

术刀。为了他的妹子今后能顺利安装假肢，为了他的妹子还能站起来走路，他消毒、止血，小心翼翼地切除坏死的部位，在不到两个立方的空间里，进行着他平生最艰难、最痛心的手术。50分钟，60分钟，70分钟，虞锦华终于救出来了！而耗尽体力的医生却瘫坐在废墟上。

这一刻，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，而是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！

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50多支广东医疗小分队先后开进地震灾区。我们眼中流着泪，心里流着血，全身心地救治伤员，灾区群众见到我们总是说“谢谢你们，太

谢谢你们了”。作为一名队员，我在为伤员换药打针的时候，常常因为他们的坚强热泪盈眶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当地粮食奇缺，老乡自己都不够吃，一位农民兄弟还送来一桶热腾腾的稀饭，硬逼着我们吃完，多好的父老乡亲啊！5月17日晚上，映秀暴雨倾盆。我们在紧张的救治中，又接到一个更艰巨的任务——

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救灾指挥部要求我们抽调20名男医生，于18日凌晨进入灾情严重、还没有医疗队的“生命孤岛”耿达乡。

连日来缺水缺粮、没日没夜，医疗队员已经筋疲力尽。而从耿达逃出来的老乡劝我们：那条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，余震不断，大石头老是往下滚，你们现在去不得呀！

又一次生死考验，又一次艰难抉择。

不放过每一个角落不放弃每一个生命

四川省成都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 孙国利



测仪、搜救犬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灾区一线增援四川。

13日上午9点，一位年轻妇女跌跌撞撞跑到指挥部求救，她怀孕8个月的姐姐，被埋在一座坍塌的楼房里。

现场情况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是一幢6层的居民楼，一半已经完全坍塌；剩下的一半也支离破碎，严重倾斜，摇摇欲坠。余震中，还吊在空中的水泥板荡来荡去，随时有可能掉落。整个2层楼坍塌得不到一米高，勉强支撑着上边3层、4层、5层、6层楼的全部重量。这位叫张小燕的孕妇，就被困在这不到1米高的2楼废墟之中……

我是现场指挥员，也是一个母亲。“上！”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命令。

我们的公安消防战士艰难地爬上二楼，发现在张小燕的面前撑着一根横梁。这根横梁，在楼房坍塌的瞬间保护了张小燕的生命；但此刻，又成了她逃生的“拦路虎”。要救人，惟一的办法，就是把横梁切开一个缺口，打开生命通道。

使用冲击钻，容易垮塌，不行；使用切割机，作业面太小，不行；用榔头砸，进度太慢，也不行。

我们紧急调来一台氧焊切割机，用氧焊高温使水泥急剧膨胀，再浇上冷水迅速降温，热胀冷缩，一层层剥落水泥，一根根剪断钢筋……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眼看救援艰难，张小燕告诉我们的战士：“我自己能不能救出去不要紧，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的孩子！”我们的消防战士大声告诉她：

“有我们在，一定让你们母子都活着出来！”

为了保持张小燕的体力和精神状态，我们不间断为她送去了牛奶和水。这时，山东公安消防总队的战友赶来增援，大家轮番作战，硕大的横梁终于切开了一道1米的缺口。

经过31个小时的艰难救援，34岁的张小燕和她肚子里8个月大的胎儿，在埋压了整整51个小时之后，被我们的战士轻轻地抬上了担架。这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热泪盈眶。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历尽千难万险，把鲜活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感受。更重要的是，经过现场医生检查，张小燕的生命体征良好，胎儿一切正常！

地震发生后，许多人被埋压在废墟下，而灵岩寺距地面50米高的索道上有十几位游客，被困在半空中摇摇晃晃的7个吊箱里……

实施这次救援，比杂技中的“高空走钢丝”更为惊险。

消防特勤战士徒手爬上倾斜变形的塔架，利用小滑轮，在敷满黄油的索道上，一寸一寸的艰难挪动，余震不断，索道剧烈摇晃，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地面指挥员大声地向半空喊话：“消防队马上救你们，你们不要怕！”

我们的战士接近第一个吊箱，立即松开保险扣，从顶部进入吊箱，利用缓降器把2名被困人员稳稳地放到了地面。在欢呼声中，这对获救的台胞夫妇面对高空的消防战士，泣不成声地喊了一遍又一遍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14个小时过去了，包括10名台湾同胞在内的12名被困游客，终于被救了下来。

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，我支队全体官兵争分夺秒，硬是从死神手里夺回了981条生命！

在都江堰，在汶川，在北川，在绵竹、什邡、安县、青川，在千难万险的抗震救灾最前沿，在最复杂、最艰难、最危险的现场，公安消防官兵与抗震大军一道，用忠诚和智慧，用汗水和鲜血，抱定“救人第一”的执着信念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，不放弃每一个生命，从重重掩埋的废墟下，从摇摇欲坠的危楼中，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希望！

震不垮的战斗堡垒

四川省都江堰市向峨乡党委书记 罗鸿亮



5月12日下午，我正在莲花湖畔的莲月村主持一个村道建设工作会。突然，地动山摇，莲花湖像开水一样翻滚。有人大声喊：“地震了！”我和大家赶紧跑出会议室，爬上湖边的岩石，朝乡政府方向望去，那边已是满天黄烟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
不好，得马上赶回去！我和同事们急忙往乡政府跑。一路上，周围的农房几乎都垮了，水泥路面到处坍塌开裂。乡政府和周边的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：成片的房屋只剩下几栋孤零零地立在

废墟中，整个街道变成了一片砖瓦堆！

“罗书记，乡政府大楼垮了，好多乡干部都埋在了底下！”

“罗书记，爱莲社区的房子垮了！”

几个村民跑过来对我说：“中学的教学楼垮了！”我心里一惊，中学垮了？！这可是上课时间，几百个学生啊！我火速把在场的乡干部叫过来，主持召开了向峨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党委会，大家作出了一个生死抉择：先救学生！

乡长付岷涛立即带着一群干部拼命向学校奔去，边跑边对惊恐的人群喊：“快去学校，快去救娃娃！”

地震把中学的教学楼全部震垮，废墟中不时传出孩子的哭声、呼救声。已经赶到学校的家长哭喊着，扑在废墟上疯狂地刨找着自家的娃娃。

慌乱中，有群众问：“乡干部都到哪儿去了？！”民政干部罗代强跳上乒乓球桌，大声说：“哪个说乡干部不在，我就是乡干部！男人们都站过来！”

慌乱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许多。付岷涛嘶哑着嗓子对大家说：“现在只顾自己，谁家的娃娃都救不出来。都到那边去，到呼救声最多的地方去，救一个算一个！”

男人们过来了，女人们也过来了。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到了废墟的最上面，其余的人排成两行，把砖头 and 水泥块不断往后传！10多分钟后，废墟里救出了一个活着的娃娃！但是由于没有大型机械，救援进展十分缓慢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废墟中，孩子们的呼救声越来越稀少，越来越微弱，我的心也越来越沉……

怎么办？必须找到救援机械！我们马上派人四处寻找。15分钟后，东林村村主任袁凤群带着自家的两台挖掘机赶了过来！挖掘机进场后，迅速清除了废墟旁的路障，并打通了操场连接校外的通道。怕挖掘机伤到娃娃，木匠任隆富带着几个人，拆掉倒在操场上的篮球架，土法上马，硬是把挖掘机改装成了简易吊车！这两台临时改装的吊车，在最危急的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！任木匠指挥吊车，吊开水泥板，干部群众立刻跟进抢救。

自救中，我们用手刨、用肩扛、用自制的吊车救出了30名学生；当天晚上，1000多名解放军、武警和消防官兵陆续赶到向峨救援。最后，从废墟中一共救出了68名学生！

前面提到的罗代强，在组织救援前已经看到了埋在废墟里的儿子。当时儿子露出了一只脚，老罗一眼就认出了儿子脚上穿的那再也熟悉不过的鞋和袜子。但为了不打乱救援安排，老罗从来没有向救援队伍暴露过自己的孩子还埋在废墟下。3天后，孩子的遗体从废墟中抬了出来。儿子留给老罗最后的记忆，就是废墟里露出的那只脚。他后来告诉我，晚上睡觉就不敢闭眼，一闭眼，儿子的鞋和袜子就在眼前晃……

16日清晨，学校救援基本结束后，一部分机械和力量随即转到乡政府增援。但是，太晚了！直到17日凌晨，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，乡政府废墟中才清理出最后一名干部的遗体，包括乡长助理易大东在内，8人遇难……

32岁的易大东，去年9月从都江堰市下派到乡里挂职。当时，几块水泥板死死地压在他身上。救援的同事鼓励他要挺住，一有机械和人手马上就来救他，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不要管我，你们先去救学生……”

大东结婚多年，忙于事业，把要孩子的时间一推再推。大东走了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，但从得救孩子的笑容里，我仿佛能看到大东生命的延续……

乡干部李明，在乡政府大楼完全垮塌的一瞬间，用力把一名来乡里锻炼的女大学生推出了死亡地带，自己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废墟里。后来，解放军战士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运财产，来到李明家，问李明的妻子有什么贵重物品需要清理。她说：“其他的都不需要了，我只希望能找到丈夫的‘优秀共产党员’证书。我要让女儿知道，爸爸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！”

地震后的这些日子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总会闪过这几个朝夕相处的同事的身影。如果早给他们几个小时，或许他们就能活下来。但生死关头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！

这几天到我乡爱莲社区的人，都会看到一块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立在废墟旁的受灾群众安置点。

立牌子的人是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婉民。地震那天，她的母亲遇难了，她流着泪朝掩埋母亲的废墟鞠了三个躬，说：“妈，女儿不孝，顾不到您了……”说完就匆匆赶去疏散群众。第二天，当她再次跑过家门时，家里人已经把母亲的遗体收拾停当。作为女儿，她能做的，只能是最后一次帮母亲换上一双新鞋。

5月16日下午，受灾群众基本安置妥当。王婉民带着支部几个人回到原来的办公地点，从废墟里刨出了“向峨乡爱莲社区党支部”的牌子。她把这块牌子再次竖起来，她要让社区的群众都知道，地震没有震垮他们的党支部！

5月17日，胡锦涛总书记到成都察看灾情，指导抗震救灾工作，得知我们向峨乡的情况后，高度评价了向峨乡党员干部危难时刻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做法。总书记的关怀和激励迅速传遍了向峨的每个角落。在乡、村和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，受灾群众正在走出地震的伤痛，振奋精神、团结一致、共渡难关。

现在，16个受灾群众安置点都插上了鲜红的党旗，全乡24个党支部已全面恢复工作，545名佩戴党徽的共产党员奋战在灾后重建、恢复生产的第一线。545个党员就是545颗种子。这些种子播撒在全乡5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向峨人民就一定能够重建家园、创造美好的新生活！